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系列

026

凤诀歌

(一)
宫变

银羽

一场雨的宫廷惊澜翻覆江山，
亡国公主踏上征伐四方的险途！

她是连皇帝都忌惮的元亨公主，

为巩固长兄的太子储位苦心斡旋，

他们是名震一方的俊美藩王，和公主从小青梅竹马，

看似亲密无间却各有隐瞞心思，

与皇权纠葛不断！

储位之争风起云涌，她看不透谁才是翻云覆雨手？

朝野倾覆，命运森凉，而她在情途与权路间又该如何取舍？

书写深宫少女乱世涅槃的史诗传奇

资深作者银羽

出道十年集大成的古言巨献！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26

凤诀歌

(一)
宫变

著 银羽
YIN YU
WORKS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诀歌. 一, 宫变 / 银羽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11

(意林·轻文库. 绘梦古风系列; 026号)

ISBN 978-7-5498-3394-8

I. ①凤… II. ①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9970号

凤诀歌(一) 宫变

FENG JUE GE (YI) GONG BIAN

著 者	银 羽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李 彬
图书统筹	空心菜
特约编辑	魏 娜
绘 图	饼子会飞
书籍装帧	胡静梅
图书设计	赵艳红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498-3394-8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录

楔子

雪落无声

001

第一章

少年意气

011

第二章

两小相依

023

第三章

针锋相对

039

第四章

趁火打劫

051

第五章

国院风云

065

第六章

江月乱心

081

第七章

韩陵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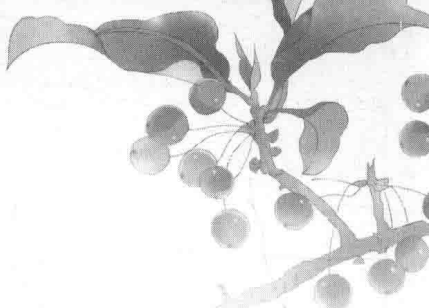
093

第八章

杀身之祸

107





目录



第九章	情从何起	117
第十章	临危受命	133
第十一章	朝堂惊变	145
第十二章	图穷匕见	155
第十三章	兴师问罪	173
第十四章	痛斩情丝	187
第十五章	再度聚首	201
第十六章	有缘无分	215
第十七章	公然退婚	225

雪落无声



楔子



日间忽来一场大雪，碎雪凝霜片片轻盈如飞花，在风中旋舞着落入大弘国帝都上邳城中。

今日恰逢东市开市，市集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一时间都没人注意到这骤来的落雪。倒是街边一角守着卜卦摊的少年忽有所觉，怔怔地抬起头，望向漫天飘下的雪花。

“果真……下雪了？”

他突然站起身，慌乱间把立在身旁的条幡都带倒了，他却连扶都不扶一下，径自从条幡上踩过去，匆匆走向对面的酒肆。地上的条幡被风吹得翻卷起来，上头写着的四个字张狂万分——**判天断地**。

推开酒肆的门，少年一眼就锁定了躲在角落里睡得正香的小老头。他走过去，对桌上七倒八歪的小酒坛熟视无睹，直接伸手揪住对方的耳朵，大喊一声：“下雪啦！”

这一声叫把店中的其他酒客都吓了一跳，纷纷侧目而视。趴在桌上的小老头晃了晃脑袋，好半天才抬起头，茫然地应道：“啊？”

少年“砰”地一下用力推开窗，寒风卷着雪片就钻了进来，小老头被冻得一哆嗦，这才清醒了几分。他揉了揉惺忪的醉眼，随手捞住一片雪花，看着它在掌心慢慢融化，叹道：“这雪……不祥啊……谢玘，我们走！”说着便起身离开酒肆。喝了那么多酒，他的脚步却稳当阔健，竟没什么醉态。

少年跟在他身后走出去。

只这短短的时间，外头的风雪渐大，街上的人挨不住冻，纷纷往两侧店肆中躲避，道路一时便冷清了许多。

这一老一少迎着风雪走在路中间，长袖翻飞，分外显眼。连守了三天的卜卦摊都不管，他们就这么穿行出市集，趁着夜色未降又出了城。

岁末寒冬，城外处处萧瑟。遍野的枯草残树，间或有惊惶的鸟儿飞起飞落，凄厉的哀鸣声叫得人头发怵。

灰黑色的山脉起伏绵延，随着雪落渐渐覆上了一点儿白。

谢玘年少清俊的脸被冻得青白，只有一双嘴唇饱满丰润、红艳夺人，似乎随时都能绽出花来。他微微咬着唇，踌躇道：“师父，三天前入城时你便说要等这场雪。为何现在雪一落就要匆忙离开？我昨夜观星，见星宿似有乱象……”

“你看到什么了？”老者眯眼望向远处，白眉长须被风吹得凌乱不堪，他面上早已没了醉意，反倒隐隐透出一丝叫人畏惧的冷酷。

“昨夜有云，看得并不清楚，只隐约觉得北极五星的光亮有点儿古怪。”谢玘答得谨慎。

想起昨夜所见的星象，谢玘心中莫名有些忐忑。老者却并不出声。

两个人静默地走了一会儿，道上已经铺上了浅浅的一层雪，才听他淡淡道：“你说的不错。这场雪一落，帝王宫恐怕就要乱了。不过这只是个开始，离真正的天下大乱，还有些年月。”他侧过脸，看着自己唯一的弟子，“你看中了哪颗星？”

谢玘愣了下，略显局促道：“眼下看着并没有合适的，弟子想再等等。”满天繁星各在其位，似乎并没有能点亮夜空的耀眼明星。若真是天下大乱了，又有谁能力挽狂澜？

“无妨，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等。”老者高深莫测地笑起来，“为师等了数十年，才等到一颗平定乱世开创盛世的帝王星。你呀，慢慢等吧。”

“……是。”

两个人渐行渐远，在雪地上留下一连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隐隐地传来老者的声音：“只怕到时候，你的那颗星，并不如你想得那么合适……”话语声渐散，风声呼啸，纷落的雪花将那蜿蜒的足迹都覆盖了。

天地苍茫。

寒风催得天欲晚，到了夜里，飞雪仍未有停歇之意，天虚宫就已是一片素白。一盏盏宫灯点亮，映着飞檐积雪，肃穆又端庄。天冷得这样突然，各宫中的人都早早歇了，内廷中比往日静了许多。

祥福宫中倒是灯火通明，地火龙烧得整个书房暖洋洋的。年仅八岁的元亨公主殷琰坐在矮榻上，一手翻动着炕桌上的书页，一手握着笔。

太子少师^①梁宪正讲到《中庸》第二十章：“……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帝王治国理政，看似千头万绪、杂乱无章，但究其根本，无非是内外双修。对内律己修身，对外尊贤怀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人最难以对抗的，便是自身的欲望。尤其帝王地位尊贵，无人可以约束，只能靠自身自省……”

一边讲着，梁宪一边瞥了眼殷琰。只见小小的公主端坐凝神，粉嫩的脸颊在灯火下如玉如脂，一双眼睛亮晶晶的，整个人都听得入了神。一向严肃的他不由露出一丝笑意，赞许地点点头。

“老师，”殷琰迟疑地问，“若是帝王不能约束自己的欲望，又会怎么样？”

“能战胜自己的帝王，我们称为明君、圣君；而放任欲望的帝王，就会变成庸君、昏君甚至暴君！前朝亡国之君齐哀帝，便是如此。”

“齐哀帝？就是那个逼得老太师撞钟死谏的昏君吗？皇祖父跟我讲过这个故事，说太极殿外的那口忠恕钟上，还残留着老太师的血呢！”

“不错——”

梁宪正准备好好讲一下那齐哀帝的恶行，忽听得少年清亮的声音从外头飘进来：“阿玉，外头的雪可好看啦，比少师大人板着的臭脸美多了！”

梁宪一瞪眼：“封锦，你又贪玩不上课！”

嘻嘻笑声中，一个粉雕玉琢的锦衣少年一边叫着殷琰的乳名“阿玉”，一边从屏风外探进身来。他的脸冻得通红，手里拿着一枝绽开的腊梅晃了晃，快乐地奔到殷琰面前。

“喏，我刚折的梅花，送你！”

殷琰接过来，只觉得入手冰凉，低头一看，梅枝上还凝着一层薄冰呢。红艳艳的花瓣裹着金黄色的花蕊，上头覆着的一点白雪微融，更衬得花艳似火，伴随着幽幽清香，叫人不由精神一振。

见她面露欢欣之色，封锦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他眼睛一转，看到臭着脸要骂他的梁宪，就不慌不忙地拍拍手。立刻就有一个小太监抱着花瓶跑进来，瓶中插满了刚开的梅花。

封锦接过花瓶，端到梁宪面前：“老师的花在这儿呢。”

梁宪哼了哼，嫌弃地拨弄了下花枝：“好好的梅花插得跟杂草一样……”

封锦已经转过头，跟殷琰咬耳朵了：“太子哥哥又没来上课？”

“阿兄说天冷得很，风吹得他头痛。”

见封锦和梁宪同时露出了怀疑的表情，殷琰连忙为自己的兄长辩护：“真的，他一出房门就差点儿摔倒了！”

梁宪皱起眉头：“入冬以来，太子殿下就经常不来上课，若是皇后知道了——”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自己说错了。

果然，殷琰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她垂着眼睛，轻轻拂落梅枝上的碎冰：“听说母后的身子越来越糟了……”

梁宪不由一惊。

自从半年前皇后孟瑶陷入后宫祝诅之术^②的风波后，皇帝就不顾群臣反对，废了她的皇后之位，还将她幽禁在昭阳殿中，不许任何人出入，连太子和元亨公主都见不到她。只是不时会传出消息，说皇后在昭阳殿中备受折磨，病得越来越重，据说连头发都白了许多。

一根细细的冰屑刺进指缝中，殷琰轻轻吸了口气，封锦就拉起她的手，小心地拔出冰屑，又拿出手绢擦拭着她冰凉的手指。

正安静着，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殷琰面上刚显出不悦之色，就见她的内侍张辛慌慌张张地推门进来，神态惊惶：“公主，中常侍派人来，请您立刻赶往昭阳殿，说是……说是……”

“说什么了？”一听到跟昭阳殿有关，殷琰猛地站起身。

被年幼的公主这么厉声一问，张辛吓得“扑通”跪下，脸埋在地上不敢抬起来：“说是皇后她……不大好了！”

“胡说！”

女孩尖锐的喝骂声震住了所有人，连梁宪和封锦都吓了一跳。梁宪最是知道，自己这位公主学生自小就聪颖灵慧、沉稳持重，虽然年纪小，却比大人更不露声色，极少有失态的时候。这时候她却像一头被激怒的幼虎，几步冲到张辛面前，用力一脚将他踢翻：“你胡说！母后好好的，她不会有事！”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张辛瘫在地上瑟瑟发抖地仰起头，脸上不知是泪还是汗，哽咽着勉强挤出声音来，“公主，您……快去吧！”

像是一盆冰水当头泼下，怒火冲天的殷琰一下僵住，静了少顷忽然哭叫起来：“母后！”立时飞奔出去。

“阿玉，等等我！”封锦慌忙跟上去。

两个孩子一前一后地跑了，梁宪呆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对张辛说：“公主衣着单薄，

把她的大氅送过去吧。”

“是。”张辛擦了擦脸，狼狈地爬起来走了。

偌大的书房中就剩下梁宪一人。

这深冬的夜啊，冷得彻心透骨。那枝梅花静静躺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见那花瓣上的薄雪已经融化，冰凉的水珠好似泪水，“咕噜”滚落在地，摔个粉碎。

“啪”！

殷琰从不知道，夜色中的天虚宫会静得这么可怕。

她穿过曲廊、冲出庭院，奔跑在皇宫宽阔的青石道上，四下里都是白茫茫的雪色，好似天地间只有她一人，只有她凌乱的脚步声回荡。

她不停地发着抖，脸上凉飕飕的，抬手抹过去都是泪。

这偌大的宫廷是她的家，每一处角落她都熟悉无比。

皇后的昭阳殿就在祥福宫前头，无数次她“咯咯”笑着，奔到昭阳殿玩耍。随着她渐渐长大，她越发清楚，她的母后不是寻常女子。即便平日里穿着繁复的宫装，但只要到了天清气爽的时候，母后就会换上一身利落的劲装，像男子一样纵马射箭，在猎场中尽情奔跑。那时候的母后，眼中脸上都是笑意，整个人就像是一棵沐浴着阳光的青松，挺拔又耀眼。

整个大弘国的人都知道，皇后孟瑶曾是纵横沙场、威名赫赫的开国女将。每每想到此事，小小的殷琰心中就会涌现出强烈的自豪与骄傲：她的母后，是这世上最厉害、独一无二的女子！

可就是这样仿佛无所不能的母后，却一直不能讨父皇的欢心。

皇祖父还在的时候，会把她抱在膝盖上，跟身为太子妃的母亲畅谈军国大事，而父亲却总是畏缩又尴尬地站在一旁，心不在焉地发着呆。等到两年前皇祖父驾崩后，父亲登基为帝，对母亲就越发冷落。他宠幸的妃子美人娇俏柔弱，像菟丝花一样攀在他身边，常常逗得他开怀大笑。母后似乎并不在意，只是偶尔会出言规劝父皇，请他上朝理政。每当此时，父皇就会勃然大怒，大声斥退母后。

帝后不和早就天虚宫人尽皆知的事，但谁也料不到，他们的关系竟会崩裂到完全无法调和挽回的地步。

半年前父皇身体屡屡不适，天官说星象显示宫中有秽物作祟。父皇便召来蜀地有名的术士张天一，在宫中作法除秽。不知怎么的，就指到了昭阳殿。再加上二皇兄无意中说曾在昭阳殿中见过古怪的人偶，父皇就派人将昭阳殿翻了个底朝天，果然搜到

了扎满诅咒布条和细针的人偶。父皇怒不可遏，认为母后是心怀怨恨，想以祝诅之术谋害他。

谋害天子的罪名非同小可，即便大臣们都认为证据不足，父皇还是一意孤行地废了母后的后位，将她幽闭在昭阳殿中。

这一关，就是大半年。

风吹得越发冷了，雪花扑打在脸颊上，间或灌进脖颈中，冻得殷琰生生打了个寒战。她一分神，跌绊在白玉桥的石级上，整个人就从桥上栽了下去。她冲出来时没有穿狐皮大氅，这一跌就在雪地上摔出个凌乱的人形来，又冷又痛，滚烫的泪水一下冲了出来。

“母后……呜……母后……”

封锦从后面追了上来，手忙脚乱地扶起她：“阿玉别怕，皇后一定不会有事的，我们这就去看她！”嘴里这样说着，他的一张脸却也是煞白煞白的，眼泪直在眼眶中打转。他是庐陵王封綏的幺子，出生不久就被送到宫里来，跟殷琰一起由当初的太子妃孟瑶亲自抚养。对于自小无母的封锦来说，孟瑶就是他的母亲。听到这般噩耗，他心中的悲痛恐惧不亚于殷琰。

“如意，我好怕……”

嘴里唤着封锦的乳名，殷琰努力抿紧嘴唇，生怕自己哭出声来。

封锦鼻头一酸，两个年幼的孩子泪眼相望，彼此都害怕得紧，只能互相握紧了手，一步一步朝前方巍峨森然的昭阳殿行去。

昭阳殿关了整整半年的大门此时洞开着，禁卫军从门外一直排列到殿中。他们的面容都被夜色遮掩住，只有一双双被火把映亮的眼睛让人畏惧。

殷琰和封锦的心都沉甸甸的，他们加快脚步，在这冷漠的注视中一路冲到了内殿。

一进去，森森寒气就扑面而来。这偌大的宫殿，竟比外头的冰天雪地还要冷上许多。几个禁卫在给干涸的灯盏添上火油，晃动的烛光稍稍照亮了这沉寂许久的内殿。

中常侍^③游贵早就等在寝殿门口，见他们跑过来，便压低了声音说：“公主，快——”话没说完，就听殿中一声怒吼：“混账！”

殷琰再也忍不住，用力推门冲进去，眼前的景象却惊得她呆若木鸡。

只见孟瑶歪倒在榻上，一动不动。太子殷琮瘫坐在地上，似乎已经吓傻了。皇帝殷硕却是满脸暴戾之色，揪住孟瑶的衣领疯狂摇晃：“贱女人，你不许死！把传国玉玺给朕交出来！”

然而任凭他怎么摇晃、喝骂，孟瑶都毫无声息，只有一双眼睛还睁着，冷冷地映

照出帝王的惊恐和愤怒。

“父皇……”女孩的声音飘忽又不可置信，“你在做什么？”

皇帝浑身一震，停住了动作，回头看过来。只见他和孟瑶的女儿站在那儿，呼吸急促，眼中的震惊之色渐渐覆上了怒意：“你在做什么？放开我母后！”

尽管还年幼，但那目光却如霜剑冰刀，凛冽锋锐，好似能刺穿一切虚伪丑陋，叫所有懦弱无能者都无所遁形——就像先皇的眼睛，就像……孟瑶的眼睛。

一瞬间，熟悉的恐惧漫上心头，皇帝仓皇移开眼睛。一低头，却见孟瑶失去生气的眼眸近在咫尺，他顿时吓得大叫一声，像扔什么脏东西似的把孟瑶扔回到榻上。

他狼狈地退开几步，房间中安静得针落可闻，只有他的惊喘声久久不能平复。

孟瑶苍白瘦削的手臂软软垂在榻沿，散乱的长发中夹杂着许多银丝。他还记得，许多年前在西北战场上初次见到她时，这女子握着马鞭指点远处重重的山丘给先皇看，意气风发的模样像能扫除天下乱象，简直如同太阳一般耀眼。而现在的她身体渐渐冰冷，仿佛被丢弃的无用人偶。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怕她，像臭虫畏惧着星火的余烬。

心虚混合着恼怒，皇帝再也待不下去了，大袖一甩，喝道：“游贵，回宫！”

他逃也似的大步离开，眼睛看都不敢看站在门边的殷琰。仓皇地走出去，他还不忘吩咐禁卫军：“继续搜！就算把这昭阳殿拆了，也要给朕找出来！”

外头的混乱声不绝于耳，殷琰无心去听辨，她眼都不敢眨，只是死死盯着倒在床上的母亲。瘫在地上的太子殷琮渐渐回过神来，悲呼一声：“母后！”就连滚带爬地扑到榻边，痛哭不止。

到这时，殷琰才被兄长的哭声震回了魂。她双腿一软，跪坐在地上，浑身的力气都像被抽干了，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

寝殿外，封锦躲在廊柱的阴影中，看着皇帝的御辇越走越远，才失魂落魄地走出来。他的身份特殊，禁卫军们并未多加阻拦，任由他怔怔地站在廊檐下。

夜色深寂，雪势却越发大了。鹅毛大雪不停地从天空中飘落，无声无息，好似凝成冰霜的眼泪，片片落在眼前，模糊了整个世界。

一直到天亮之后，这场骤来的飞雪方才停歇。

帝都银装素裹，长街窄巷都素净无痕。一夜寂静后，百姓们刚推开窗户，就听到从天虚宫方向传来的钟声。那钟声喑哑寥落，叫听者不由心悸。

“当——当——当——当——”

敲钟四下，是为丧钟。

大弘废后孟瑶，薨^④。

注释：

①太子少师：官名。与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合称太子三少或东宫三少，为“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负责教导太子学识。

②祝诅之术：指祈求鬼神加祸于敌对的人的法术。是古代的一种迷信做法。

③中常侍：官名。类似东汉时期的宫廷官衔，主要授予宦官（太监）任职，职权非常大，甚至能权倾一时，如东汉灵帝时就发生了“十常侍之乱”。

④薨（hōng）：用于表示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也可以用于皇帝的高等级妃嫔和所生育的皇子公主，或者封王的贵族。古代皇帝皇后去世叫“崩”，被废的皇后去世不能称为“崩”。

少年意气



第一章



五年后，初夏。

今年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早，金城河两岸的翠柳连绵成片地被暖风熏成绿荫，鸣蝉躲在嫩叶底下，一声声叫得越发响亮。风和气清，午间的暖阳晒得人昏昏欲睡。

“阿玉……”

小心翼翼的呼唤声中，一个十来岁出头的女孩拂开垂落的柳枝，探头探脑地在河边搜寻。

几丈外的河边上架着一尾钓竿，用芦苇制成的浮漂在水中浮浮沉沉。透过清澈的水波，隐约可以看见水下围着几只锦鲤，正大口吞吃着饵料。那垂钓者却完全不管，只跷着腿悠然地躺在树下，脸上还盖着一顶纱帽。

“阿玉！”

女孩嘟起嘴，拎起裙摆快步走过去。尽管有些心急，但她行走间步履轻盈有度，娇小的身姿已显出曼妙之态。身上华贵的环珮“叮叮当当”地响着，声音十分悦耳。

她走到垂钓者身边蹲下，掀开纱帽：“阿玉，你不是答应了要带我去猎场玩吗？怎么还不——”

纱帽下却是一张清丽娇艳的脸。这假寐的少女睁开眼，爬起身笑道：“小公主，我家公主等不及先走了，叫玉英在这儿候着您呢！”

自古田猎以四季划分，春有春蒐^①，夏有夏苗，秋有秋猕^②，冬有冬狩。

大弘以武立国，至今已有四十五年。

国业初定，先皇便分封各路王侯。

先皇一共五子二女，除了长子殷硕封了太子外，其余四子都各有封地。其中四子殷兆因战功显赫，特封为一字并肩王，称“齐王”，居于青州。次子殷磊驻守雍州封安定王，三子殷祐居交州封南海王，么子殷祥则去了徐州封为广陵王。

又封了功勋卓著的三位异姓藩王，分别是驻守北疆的冀州博陵王萧宏道、驻守西